記吳輝生將軍

（本文插圖刊第5、57、58頁）

●費雲文

忠愛國家善盡職守

故總統蔣經國先生早在民國四十年三月四日以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的身分對憲兵講話時說：

「過去我們在大陸失敗撤退的時候，有好幾次：如東北的撤退，南京、上海的撤退，重慶、成都的撤退，我都是最後離開。每次離開的時候，都留給我一個不可忘記的印象：就是大家都走了，而在機場、在車站、在碼頭上都仍然看到我們憲兵同志繼續在那裏服務，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這說明我國的憲兵所表現的臨危不懼、臨難不屈、忠於國家，善盡職守的大忠大勇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在我國乃至全世界憲兵歷史上，顯耀光輝，值得稱道的一頁。

來台以後，仍然秉持此一傳統的偉大團隊精神；有極優異的表現。固然由於歷任領導者的善導善述，堅守立場；但運籌承轉、垂統開創，貢獻頗大的，是自民國廿一年卽參加憲兵行列，一直到民國五十七年，始終在憲兵單位服務，由排長、而連長、營長、團長、處長、參謀長、副司令、司令；由中尉遞晉爲中將的吳輝生。不但勛業彪炳，志慮忠純；而且性行淑均，操持廉介。曾經與他共事過的易勁秋將軍，對他推崇備至說：

「他最初給我的印象是態度沉着處事平實。其後業務聯繫增多，過從日密。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他是一位忠於領袖、忠於國家、忠於職守的軍事幹部，並且具有耿直誠懇、謹嚴樸質的個性，和思慮週密，條理分明，不辭勞怨，不畏困難的精神。」

筆者基於崇敬先賢，表彰忠義良善的立場，謹特爲文簡介其生平，敬請讀者指教。

敏捷果斷化解學潮

吳輝生，字曙光，廣東惠來人，民國前三年農曆八月廿九日生。自曾祖起，三代經商南洋，家道殷實。父親勳利，是一位敦厚方正，望重鄉里的紳士；母親方氏，是一位賢德仁慈，樂善好施的大善人。生育子女六人，輝生排行老二，自幼聰慧，父母督敎頗嚴，自六歲入小學起到進入英華專科學院，十三年中，每學期的學業，都名列前茅。民國十六年，他鑑於國家多難，立志報國，毅然投筆從戎，赴黃埔入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受訓，十八年五月畢業，當校長蔣中正親自點名時，獲選派充「陸軍敎導隊」幹部，接受新制德國敎育。由學兵營班長幹起，經過中原大戰，戰後，他升任「敎導第一師」連長。

民國廿一年，他廿四歲，調任憲兵第二旅第五團排長，從此開始他在憲兵部隊中的工作生涯。當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爭的前夕，有一次，上海的青年學生組成請願團，要去南京請願。因爲有中共的職業學生從中鼓動，不但聲勢浩大，而且有比較激烈的舉動。上海市府恐怕他們到南京去鬧事，就以停開火車的辦法，阻止他們。可是，有些「交通大學」的學生，懂得如何駕駛火車，就奪車自駛，這是相當危險的。負責護車的憲兵部隊，首當其衝；如果處理不愼，勢將引發衝突暴亂。

吳輝生是連長，責無旁貸。以忍辱負重的心情和立場，一面派隊在上海通往南京的中途無錫、常州一帶佈防阻擋。同時親自出馬，不顧學生漫罵及個人安危，情理並施的開導學生推派代表，專

車護送進京請願。其餘滿載已上車的學生列車，駛回上海。一場可能發生暴戾的行動，化解爲一項祥和的愛國運動。事後，他因功晉升營長。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他的部隊配屬「保定行營」及「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担任戰地勤務。就在這一年，他的長子東明誕生了。

民國廿八年，他升任憲兵第十六團團長，所部配屬「第四戰區」及「第七戰區」，担任戰地任務；並於當年十一月參加「桂南會戰」。由北而南，備歷艱險；而出生入死，尤多可歌可泣事蹟。

抗戰勝利後，他任憲兵第十五團團長，駐防江西、浙江。國民政府蔣主席中正在廬山與美國特使馬歇爾七次會談，都親率幹員担任警衛。民國卅六年到卅七年，有一次，南昌「國立中正大學」的一部份學生，受到中共潛伏份子的鼓惑，意圖掀起學潮，製造事端。江西省府主席胡家鳳，召集當地情治單位籌商對策。一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輝生反應敏捷，根據其平時縝密的思慮和情報掌握的確實。當場建議採取斷然措施，用兵神速，即夜逮捕中共職業學生九名，一場可能發生的變質學潮，迅予化解。從此江西省內，再無任何罷課遊行的學潮發生了。

戡亂戰事，日趨緊張；大局轉變，他除了奉命統一指揮湘、贛地區的憲兵部隊的勤務外；還兼任「贛州警備司令」。

崇法務實教育部屬

民國卅八年五月，他奉命自廣東，隨國軍轉進來台。自三十九年起，一直在「憲兵司令部」服務，由副參謀長、參謀長、副司令而司令；由少將晉升中將；由幕僚長而爲整個憲兵部隊的主官。無論是襄助輔弼，發縱指使；總是在經費物資等條件不够充裕的情況下，憑其靈活的頭腦，堅定的意志，克復困難，悉力以赴，終於把憲兵鍛鍊成爲國軍一支模範的隊伍，順利而圓滿的執行任務。這對於國軍整建的成功和國家安全的維護都有重大的貢獻。首先，他的參謀作爲，都是秉承長官意旨，先求穩當，再求變化，力求顛仆不破；而以成爲一個堅强的司令部爲目標，其要求的重點前提，則爲崇法、務實。以他自己的忠誠耿直，謹愼小心、不畏强悍、實幹苦幹、愛護部屬、廉潔自持的風範，感喻他人，常以「作人要誠實、作事要苦幹」勉勵袍澤，要確實做到憲兵「不說謊、不作假、守紀律、負責任」的信條。

當民國卅九年「憲兵司令部」恢復成立之初，他任副參謀長，主持司令部臨時成立的「教育小組」，研究憲兵教育的再實施，再改造的問題。因爲他在民國卅二年參加「桂南會戰」之後一段時期曾經調到「憲兵司令部」担任處長，主管過教育訓練，並於次年再出任「憲兵學校」少將教育長，負責憲兵幹部教育。所以對憲兵的教育，有豐富的經驗和認知，於是，以他清晰的思路和卓越的見解，博採衆議；順利完成「憲兵教育令」的草擬和訓練制度的確立。除了建立制度，他還利用時機，以各種方式教育部屬。

赴美考察革除陋習

民國五十年，他以副司令身份率領一個訪問團去美國，考察美國「八二空降」及「海軍聯隊」基地，以及軍中和陸地憲兵隊等單位的有關憲兵勤務。留下三點深刻印象：

1.參觀憲兵部隊康樂室自製桌椅與樂器，以美國之富，凡事或物，仍一本克難節約，舊品均予修復使用，絕不輕易浪費。

2.十八空降司令的愛女在營區駕車，撞到所部士官車輛，不幸當場斃命。憲兵與法官會查，士官無車禍責任，不但未受任何處分，反而替他修復被損壞的車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共同守法的精神，令人嘆服。

3.赴舊金山時，辦理旅費簽證的僅爲一士官，十分鐘內就完成手續。足證其重視制度，充分授權的精神與效率。

他以此三點勗勉部屬：凡事應克勤克儉，重視制度，分層負責；待人應以忠恕爲本，革除官僚氣習：當曾經在「憲兵司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晉任「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主管治安，向他請教時，他很懇切的表示：「向壞處假設，向好處努力，舉重若輕，理直氣平，情治人員不能有陽剛之氣，星星肝火，足以燎原啊」。

他精通參謀作業，嘗在月會中指示參謀作業的要領在於「簡單、清晰、切題、可行」，使大家領略很深。他對於担任維護元首安全的特別警衛勤務，非常重視。每於陽明山下山時，必去担任此項勤務的憲兵連巡視，雖細微之事，也垂詢其詳。並且昭示大家說：「登高自卑，寓大於微，任何細節，均不可馬虎大意，出大問題往往是

疏忽了小事情」。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此外，他對部屬公餘的自修，也非常重視，要求每天寫日記，列爲每日必須檢查的項目。又安排些國文、英文、地理、法律等課程，自任指導，督課甚嚴，他此種視部屬如子弟，誨人不倦，嚴若師保的長者風範，也是大家一致景仰的。

創新制度遺澤後人

爲了重建典章制度，他還以過人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襄助司令官，澈底研修創立。使憲兵部隊在制度，編訓乃至諸般勤務方面，都逐漸恢復過去的規模。尤其三軍配屬與地區配置憲兵制度的建立、推行，他更能竭盡心力，秉承上級決策，不但衝破了若干反對的聲浪，更親自指導有關人員，草擬各種計劃、辦法。此其間，常常不分日夜孜孜不息。憲兵能够不斷發展，具有今日的規模，他的貢獻是很大的。他在建立制度方面，留下的手澤，是他親手撰寫的「憲兵勤務令」和「憲兵勤務實施細則」，成爲經典之作。當修訂「憲兵令」時，各方面意見很多，尤其涉及憲兵任務和組織。本來「憲兵令」中憲兵的任務是主管軍事警察，兼理普通「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當時參加研修的大多數人，都主張保留憲兵兼理「普通行政警察」的規定，不要自削權力；同時也可以在「憲兵令」中明訂憲兵各級組織，以資昭守。可是，他以他的過人識見力排衆議的說明必須刪去憲兵兼理「普通行政警察」的道理，並且堅持不能將組織細部涵蓋在「憲兵令」中，以免往後如有變更時，有不勝修改法則的麻煩。最後決定：僅律定憲兵的隸屬職掌、配屬與配置、勤務範圍、勤務處理等規定，沿用至今。他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升任憲兵司令後，再從改進憲兵部隊編制，革新憲兵人事，提高政治教育水準，培養憲兵新風格、開創憲兵新境界各方面努力以赴，厥功至偉。

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他六十歲，奉調任「臺灣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兼「台灣軍管區」副司令。六十二年二月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十一月退休。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他因咳嗽經醫生檢查，疑似右肺罹患癌症。次年九月五日五時，病逝「三軍總醫院」，享壽七十七歲。

他是個律己甚嚴，待人寬厚，治事敏睿，知人明晦的將軍。曾經當過憲兵司令與他共事的羅友倫，與他肝胆相照，發表其觀感說：

「我與曙光共事雖僅一年，但綜觀其爲人則彬彬有禮，休休有容；待人有節度，有原則，有分寸，處世則謀詢於衆，決斷於已，治事有主張，講制度，其所表現之公忠體國，夙夜匪懈之實踐精神，更留下了甘棠般不可磨滅的印象」。

與他一齊在「國防研究院」受訓的「高雄工專」校長唐智，也對他的爲人，非常欽佩：

「我們朝夕相處，長達一年之久，覺得輝生兄具有篤實、純眞、坦白、樂觀的本質。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處事有原則，有條理的傑出將領。」

另一位與他相處的憲兵司令尹俊盛讚他的嚴正廉能說：

「輝生兄賦性謹嚴，擇善固執，待人以誠，執事公正不尙阿諛，不求倖進，不諉過，不邀功，在其兩任團長期間，曾有拒受地方政府重賄，與移交時將重金散發全團官兵之轟動史實，迄今憲兵袍澤對其廉潔自持之高風亮節，猶稱道不衰。」

他凡事謀定而動，一往直前，視命令如生命，義之所在，生死以之，從不瞻前顧後，遲疑趑趄，他曾在自傳中談起他的作風與幹勁說：

「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天下更無不可爲之事。果能有此決心，有勇氣，有毅力，未有不成的。故事無大小，我均能主動積極，認眞負責，專心一志，排除困難，達成任務，不成不止。過去任主管與幕僚時，於主管工作小有成就者，實由於有些近似蠻幹之工作精神與工作態度也」。

他的品德、爲人、治軍報國，於平凡中成其偉大；入而齊家，教忠教孝，一門俊彥，而能繩武承接，有聲於時的，莫過於他的長子吳東明了。

吳東明自小即繼承父志，立志從軍，高中畢業後即投入陸軍官校，精研學術，倥偬軍旅，並以優異的學識功績，獲保送赴美國深造，得普渡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不斷的充實滌鍊，服務於「北美事務協調會」及「總統府」等單位，盡忠職守，官至陸軍中將。

現任「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對於摘奸發伏，查緝私漏，維護治安，預防犯罪各方面建樹頗多，是受到國人崇敬的高級官員，前途未可限量，輝生將軍有後了。如果他在天國有知，必當含笑安息了。